

# 中国投资是东道国内部冲突的 抑制剂还是催化剂\*

王碧珺 杜静玄 李修宇

**【内容提要】**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中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以国际投资为代表的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国际投资可能会引发冲突,也可能会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国,但研究中国 OFDI 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实证文献几乎没有。作者基于 2004—2016 年中国对 115 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 OFDI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 OFDI 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有助于增加民众参与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以上发现体现出中国投资对东道国内部稳定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冲突;发展中国家;失业率

**【作者简介】** 王碧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杜静玄,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修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0)03-0134-21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 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sup>①</sup>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的统计,1946—2017年,全球共发生2330次导致当年25人以上的战斗人员死亡的暴力冲突,其中2086次是内部冲突,占比达到90%。全球内部冲突爆发的次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冷战结束后达到极高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内部冲突的频次有所下降;但在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后,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并在2015年和2016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点。在此背景下,内部冲突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界对于内部冲突发生的原因这一经典和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批社会学家试图从“意图”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内部冲突的爆发是民众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反对现有政权意图的结果。<sup>②</sup> 另一些社会运动研究者以及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强调“机会”的作用,认为当社会经济结构或者政治组织形式使发动内部冲突变得更加可行、潜在收益更大时,内部冲突更有可能爆发。<sup>③</sup> 近年来,受到族群层次研究的推动,针对内部冲突的研究一方面向更为微观的村县一级拓展,另一方面日益考虑国际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sup>④</sup>

---

① Lars-Erik Cederman and Manuel Vogt, “Dynamics and Logic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1, No.9, 2017, pp.1992-2016.

② 代表性的理论是泰德·格尔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参见Ted Robert Gurr,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2, 1968, pp.245-278; Ted Robert Gurr,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 No.4, 1968, pp.1104-1124;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一是“资源—动员”理论,参见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8。二是理性选择理论,参见John E. Roemer, “Rationaliz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 *Econometrica*, Vol.53, No.1, 1985, pp.85-108; Stergios Skaperda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Power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ty Righ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 No.4, 1992, pp.720-739。三是“贪婪”理论(也有学者归为“机会说”),参见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97, No.1, 2003, pp.75-90.

④ 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94—127页。

外国直接投资(FDI)<sup>①</sup>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货物贸易相比,FDI往往能给东道国带来一些特别的影响。首先,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主要涉及商品交换,而FDI则涉及资金、人员、技术、规范的流动,后者往往能对东道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其次,与一次性的货物贸易相比,FDI的周期更长,投资者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冲击,投资方也有更多的机会介入东道国的社会经济之中,因此有更强的意愿与能力改变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此外,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吸引外国资本比购买外国商品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既包括提供经济方面的优惠条件与自由化,也包括实行政治与社会改革以降低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sup>②</sup>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FDI 来源国,大量的中国资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进入东道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一些争议。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片面强调中国 OFDI 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与负面冲击。<sup>③</sup> 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1年访问赞比亚时,曾批评中国“不顾一切地滥用”非洲大陆的资源是“新殖民主义”,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与欧美企业相比,部分中国企业在市场规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经验与认识尚不成熟,也受到了一些负面评价。<sup>④</sup> 此外,由于迥异的文化与政策环境,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难以恰当处理部族问题和劳资矛盾,从而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sup>⑤</sup>

然而,以上研究主要基于案例分析或者问卷调查,较大样本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难以确认其普遍性和代表性。虽然迅速增长的中国 OFDI 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但对中国 OFDI 对东道国影响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有限的相关研究还主

---

① FDI 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的简写,意为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东道国(投资目的地)的角度阐述的国际直接投资;OFDI 是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的简写,意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母国(投资来源地)的角度阐述的国际直接投资。

② Elisa Giuliani and Chiara Macchi,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conomic and Human Rights Impac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8, No.2, 2013, pp.479-517; Patrick J. W. Egan, “Hard Bargains: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n Economic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52, No.1, 2010, pp.1-32.

③ Tukumbi Lumumba-Kasongo,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Neo-Imperialism or a Neo-Colonialism? A Reflection,”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2010, pp.234-266.

④ 刘宝成、张梦莎:《中国企业“走出去”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2018 年,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52847de4b033f56d2bdc29/t/594d739f3e00bed37482d4fe/1498248096443/SGR+v4.pdf>, 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⑤ Uwe Wissenbach and Yuan Wang, “African Politics Meets Chinese Engineers: The Chinese-Built Standard Gauge Railway Project in Kenya and East Asia,” Working Paper,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2017, [https://www.globethics.net/documents/4289936/17452664/GE\\_China\\_Ethics\\_8\\_cn\\_isbn9782889312481.pdf](https://www.globethics.net/documents/4289936/17452664/GE_China_Ethics_8_cn_isbn9782889312481.pdf), 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要集中在对东道国经济层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形成的影响等。<sup>①</sup>就笔者所知,还没有基于较大样本来研究中国 OFDI 对东道国政治影响的实证文献。

基于此,本文在阐述 FDI 对内部冲突的可能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 2004—2016 年中国对 115 个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数据,实证研究了其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而全球第一大 OFDI 国——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在影响机制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从而有助于增加民众投入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进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

## 二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部冲突的影响

目前专门研究 FDI 对东道国内部冲突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也未达成一致结论。现有文献考察了包括 FDI 在内的多种经济全球化指标,发现 FDI 能够降低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减少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烈度,增加了威权政体国家的内部政治稳定性。<sup>②</sup>但也有文献发现,跨国公司的涌入会增加市场集中度,为政府增加获取经济利益的寻租空间,从而让叛军和政府更容易为了争取经济利益而爆发冲突。不过,这类冲突在那些政府能力较强的国家往往会得到缓解。<sup>③</sup>如果对不同行业 FDI 的影响分别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不同行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涌入的 FDI 会对内部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带来截然相反的影响。同时,由于 FDI 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的各个方

<sup>①</sup> Xiaolan Fu, Peter J. Buckley and Xiaoqing Maggie Fu, "The Growth Impact of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on H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https://doi.org/10.1016/j.ibusrev.2019.101658>,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日。

<sup>②</sup> Katherine Barbieri and Rafael Reuven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ivil 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7, No.4, 2005, pp.1228-1247; Robert G. Blanton and Clair Apodaca,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Violent Civil Conflict: Is Openness a Pathway to Peace?"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44, No.4, 2007, pp.599-619; Daehee Bak and Chungshik Mo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9, No.14, 2016, pp.1998-2037.

<sup>③</sup> Pablo M. Pinto and Boliang Zhu, "Brewing Violenc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ivil Conflict," Meeting Paper, University of Huston, 201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98123](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98123),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0日。

面会有广泛的影响,因此,FDI 对于东道国内部冲突的影响机制与渠道也是多样的。<sup>①</sup>

### (一) 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渠道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竞相吸引 FDI,主要在于其能带来资金、技术和就业,从而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闲散劳动力的减少会提高参加暴乱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内部冲突爆发的概率。<sup>②</sup> 同时,更高的国民收入也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来稳定国内政治。针对 FDI 对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影响的研究发现,FDI 的流入可以减少内部冲突,因为统治者可以将 FDI 创造的额外收入分配给其他精英,从而巩固其联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内战会导致资本外逃,从而提高发动内战的成本。<sup>③</sup> 但如果 FDI 对一国经济的改善具有较大的不均衡性,例如资本密集部门有了额外的增长,那么对于一般的劳动者而言,掠夺更加有价值的资本比投入劳动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内部冲突的风险反而增加。<sup>④</sup>

许多学者注意到资源产量的增长在引发内部冲突中的负面作用。一方面,石油、黄金、钻石等易于掠夺的资源产量的大幅增长往往会增加反叛者的预期收益,为其提供更多的资金招募追随者;<sup>⑤</sup>另一方面,对于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而言,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意味着政府会更加依赖能够轻易获得的自然资源收益而非税收。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存在大量寻租行为,并且对社会的控制力较弱。此外,不均衡的自然资源分布也有可能在一些资源丰富地区加剧分离主义倾向。<sup>⑥</sup> 因此,自然资源方面的 FDI 更有可能会带来“钻石诅咒(diamond curse)”而不是和平福利。

① Andreea S. Mihalache-O'Keef, "Whose Greed, Whose Grievance, and Whose Opportunity?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on Internal Conflict," *World Development*, Vol.106, 2018, pp.187-206.

② Herschell I. Grossma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Insurrect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1, No.4, 1991, pp.912-921;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

③ Daehee Bak and Chungshik Mo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pp.1998-2037.

④ Ernesto Dal Bó and Pedro Dal Bó, "Workers, Warriors and Criminals: Social Conflict in General Equilibrium,"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9, No.4, 2004, pp.646-677.

⑤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ler, "Justice-Seeking and Loot-Seeking in Civil War,"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research/conflict/papers/justice.htm>,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日;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M. Weinstein, "Handling and Manhandling Civilians in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0, No.3, 2006, pp.429-447.

⑥ Michael L. Ross, "What Do We Know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1, No.3, 2004, pp.337-356; Philippe Le Billon,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War: Natural Resources and Armed Conflicts," pp.561-584.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带有很强的“资源寻求”动机,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达到24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之后,中国海外采矿业 OFDI 流量呈断崖式下降趋势,2014—2016年,年均降幅高达49.4%。从存量上看,采矿业在中国 OFDI 中的比重也是所有行业里跌幅最大的,从2006年的19.8%下降至2016年的11.2%,下降了8.6个百分点。中国 OFDI 中“资源寻求”动机的显著下降反映出随着经济转型和环保意识的提高,资源密集型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此外,大宗商品超级牛市的结束也降低了资源型海外投资的吸引力。

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非洲,建筑业已经取代矿产资源成为吸引中国 OFDI 最多的部门。更加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而言是一种福利。利用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数据,通过索罗增长模型计算的研究发现,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OFDI 令当地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sup>①</sup>之所以中国投资对非洲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其他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并没有产生同样显著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中国同非洲发展阶段更为接近,能够向非洲输出更适合其禀赋条件的技术,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sup>②</sup>

从数据看,中国投资对当地的就业有显著贡献。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 OFDI 企业在东道国的员工总数为286.5万,其中134.3万人(46.9%)为外籍员工。<sup>③</sup>中国在非洲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加明显。基于对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卢旺达、尼日利亚五国的调研,五国均肯定了中国投资对当地就业的促进作用。调研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在尼日利亚创造了69000个工作岗位,在埃塞俄比亚创造了35000个常规工作岗位和40000余个季节性工作岗位。<sup>④</sup>根据安永的非洲吸引力报告,中国企业2016年在非洲创造了38417个就业岗位,是美国企业在非洲创造就业岗位数的三倍多,也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sup>⑤</sup>其他研究也发现,中国对非洲的 OFDI 能够显著促进当地就

① Aaron Weisbrod and John Whalley,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FDI to Africa’s Pre Crisis Growth Surge,” NEBR Working Paper, 2011, <http://www.nber.org/papers/w17544>,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0日。

② 汪文卿、赵忠秀:《中非合作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载《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12期,第70—81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④ Xiaofang Shen, “Priva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Myths and Realitie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33, No.1, 2015, pp.83-106.

⑤ “EY’s Attractiveness Program Africa: Connectivity Redefined,” <https://www.slideshare.net/simbagoma/ey-attractiveness-program-africa-2017-connectivity-redefined>,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0日。

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是其他国家的两倍多。<sup>①</sup>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对劳动力需求较大的领域,而欧美等传统对非投资方更注重金融等领域的投资。

中国投资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就业机会,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有利于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些改变有助于增加民众参加武装冲突的机会成本,降低叛乱行为的合法性与成功率,从而减少东道国内部冲突的爆发。

## (二) 不平等的影响渠道

不平等是内战研究者解释内部冲突的核心变量。FDI 对于东道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具有两方面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为非熟练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和技术培训,有助于缩小其与高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降低不平等程度。通过考察墨西哥各州的 FDI 和不平等数据,可以发现吸引 FDI 较多的省份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这种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效应是通过提高低收入、低技能工作者的经济地位来实现的。<sup>②</sup>但另一方面,FDI 又会带来技术创新,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扩大其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利用 60 个发展中国家 22 年的 FDI 和不平等数据,研究发现 FDI 总体上会扩大经济不平等程度。<sup>③</sup>

收入差距会造成阶级上的“纵向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而基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可能比单纯基于阶级地位的“纵向不平等”更能够对内部冲突产生影响。<sup>④</sup>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较为富裕和较为贫穷的族群都有可能参与内部冲突。<sup>⑤</sup>因此,FDI 不仅会通过阶级上的“纵向不平等”来影响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也可能同种族、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等”交织从而影响内部冲突。FDI 的不均衡分布可能会使对象国国内不同种族、不同区域(沿海—内陆)获得不对称的经济收益,从而加剧种族、地区间的不平等或者中央同地方之间的矛盾。例如在

① 任培强:《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载《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 5 期,第 61—65 页;张淑莹:《我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就业的影响研究》,载《经营和管理》,2017 年第 12 期,第 69—72 页。

② Nathan M. Jensen and Guillermo Ros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Mexico, 1990–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1, No.3, 2007, pp.467–487.

③ Juan A. Bogliaccini and Patrick J. W. Eg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Sector Matter?” *Economics & Politics*, Vol.29, No.3, 2016, pp.209–236.

④ Gudrun Østby, “Polarization,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Violent Civi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5, No.2, 2008, pp.143–162; Lars-Erik Cederm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Halvard Buhaug, *Inequality, Grievances, and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Lars-Erik Cederman, Nils B. Weidmann and Kristian Skred Gleditsch,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 A Global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5, No.3, 2011, pp.478–495.

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少数族群居住的区域发现的大量石油导致了诸多暴力活动。<sup>①</sup>此外,FDI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全球化会促进一国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和信息交换,从而加剧各族群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也让民众更有可能感知不平等的存在。<sup>②</sup>

经典 FDI 理论认为,对外投资企业需要具备战胜东道国本土企业以及第三国企业的显著优势,才能克服海外经营所面临的天然劣势。<sup>③</sup>但这些理论主要是基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企业的经验而得到的。这些跨国企业在进行 OFDI 之前就已经在各自国内建立了相当的优势,通过 OFDI 将技术、管理经验从国内总部转移到海外子公司。<sup>④</sup>

而中国的 OFDI 起步较晚,快速增长与国内监管政策的不断放松有密切关系。<sup>⑤</sup>在 2000 年之前,资本短缺促使中国限制资本外流。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开启了 OFDI 之旅。虽然“走出去”战略在 2000 年就提出来了,但相应的实施细则直到 2004 年才推出。<sup>⑥</sup>受政策放松的影响,2005 年中国 OFDI 流量达到 12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124%。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机遇。于是在 2009 年和 2011 年,中国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放松了对企业 OFDI 的限制。2014 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先后颁布规定,中国 OFDI 进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时代。<sup>⑦</sup>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2015 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 OFDI 国。

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大多数 OFDI 企业与它们的欧美同行相比,在技术和管理水平上并没有显著优势。<sup>⑧</sup>因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对高端服务业

① Kenneth Omeje, “Oil Conflict in Nigeria: Contending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Local Niger Delta Peopl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0, No.3, 2005, pp.321-334.

② Susan Olzak, “Does Globalization Breed Ethnic Discont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5, No.1, 2011, pp.3-32.

③ 例如 Peter J. Buckley and Mark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76; Richard E. Cave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a*, Vol.38, No.149, 1971, pp.1-27.

④ Mauro F. Guillen and Esteban Garcia-Canal, “The American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 and the New Multinational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Vol.23, No.2, 2009, pp.23-35.

⑤ Wang Bijun and Kailin Gao, “Forty Years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trospect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7, No.3, 2019, pp.1-24.

⑥ 参见 2004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依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取代了 1991 年《关于编制、审批境外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定》。

⑦ 2014 年 4 月,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简称“9 号令”)。同年 9 月,商务部颁发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⑧ 王碧珺、李冉、张明:《成本压力、吸收能力与技术获取型 OFDI》,载《世界经济》,2018 年第 4 期,第 99—123 页。

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相对较少,更多的是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项目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以及一定的职业技能培训。<sup>①</sup> 由于主要吸纳的是低技能劳动力而非管理型或者技术型人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对当地的技术转移相对有限。基于在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五个非洲国家的实地调查,尽管其中三个国家都表示中国对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但这五个国家均反映没有获得显著的技术转移。<sup>②</sup>

虽然一些中国公司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下也开始通过本地化的管理队伍积极向非洲国家传递管理知识,<sup>③</sup>但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促进当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还有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中国这类主要吸纳低技能劳动力的资本不会显著扩大当地的收入差距,从而有助于降低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可能性。

### (三) 劳工权益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渠道

劳工权益的侵犯与剥夺也是内战研究学者关注的核心变量。<sup>④</sup> 在这一方面,FDI 对东道国的影响也无法一概而论。大致观点可以分为两派:一派秉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由于外资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劳动权益等方面的规范,能够对本土企业产生示范效果,从而带来“向上竞争(climb to the top)”,促使劳工权益得到改善。<sup>⑤</sup> 例如,有研究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对非 OECD 国家的跨国并购能够有效改善后者的劳工权益、女性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同时减少肉体迫害。<sup>⑥</sup> 另一派学者持依附论的立场,认为 FDI 会恶化东道国的劳工权益。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国际资本而面临激烈竞争。<sup>⑦</sup> 在部分小国面前,大型跨国企业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能够要求

① Mauro F. Guillen and Esteban Garcia-Canal, “The American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Firm and the New Multinational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pp.23-35.

② Xiaofang Shen, “Private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Myths and Realities,” pp.83-106.

③ Cyrielle Auffray and Xiaolan Fu, “Chinese MNEs and Managerial Knowledge Transf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 Gha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13, No.4, 2015, pp.285-310.

④ Joseph K. Young, “Repression, Dissent, and the Onset of Civil War,”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6, No.3, 2012, pp.516-532.

⑤ Layna Mosley and Saika Uno, “Racing to the Bottom or Climbing to the Top?”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 No.8, 2007, pp.923-948.

⑥ Dong-Hun Kim and Peter F. Trumbore,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Impact of FDI on Human Rights, 1981-2006,”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6, 2010, pp.723-734.

⑦ Thierry Madiès and Jean-Jacques Dethier, “Fiscal Compet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2010,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60651468148759194/Fiscal-competition-in-developing-countries-a-survey-of-the-theoretical-and-empirical-literature>,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0日。

当地政府对劳动者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在劳资矛盾中压制劳方权益。同时,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各国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这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削减,从而造成各国之间为了吸引国际投资而牺牲基本福利的“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FDI 对于东道国政府治理的影响也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不会像当地企业那样习惯于向东道国政府支付贿赂等额外费用。<sup>①</sup> 同时,外资企业一般会要求东道国推动自由化、法治化、公开透明化的经济改革,以获得更加良好的竞争环境。而东道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也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接受改革。<sup>②</sup> 另一派学者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也会适应东道国的环境,和当地企业一样参与腐败、实施贿赂。同时,由于外资企业一般比当地企业效率更高,在进入某行业后,可能会挤出大量当地企业,令市场高度集中,从而在一些有市场准入门槛的行业为寻租创造空间。基于对越南近 4000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试图进入某一限制性行业时,外资企业比越南本土企业更有意愿实施贿赂。<sup>③</sup>

中国 OFDI 的迅猛增长尽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由于起步较晚,中国的跨国公司仍处于追赶者而非领导者的地位,在东道国政府面前普遍缺乏强大的议价能力。同时,由于中国企业的 OFDI 往往不会附带政治条件,例如不会强求东道国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对东道国政治的冲击会小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因此,中国 OFDI 对东道国政府治理的自主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这对于当地政治的平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三 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

FDI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是复杂的,可能因产业、东道国、投资来源国而有较大差异。单纯将 FDI 视为一个整体并不利于分析,我们需要对其进一步分解,重视其异质性带来的不同影响。本部分利用 2004—2016 年中国对 115 个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

① Susan Rose Ackerman, *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Wayne Sandholtz and Mark M. Gray,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Corrup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4, 2003, pp.761-800.

② David L. Richards, Ronald D. Gelleny and David H. Sacko, “Money with a Mean Streak? Foreign Economic Penetration and Government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2, 2001, pp.219-239.

③ Edmund J. Malesky, Dimitar D. Gueorguiev and Nathan M. Jensen, “Monopoly Mone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bery in Vietna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9, No.2, 2015, pp.419-439.

## (一) 数据与变量

### 1. 因变量

是否爆发内部冲突(以下简称“内部冲突”)。原始数据来源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与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内战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提供的冲突数据库。该数据库被广泛运用于内部冲突研究之中,记录了1946—2017年内部的冲突数据。<sup>①</sup>考虑到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具有时间连续性,因此参照已有研究,我们设立虚拟变量“内部冲突”,将和平时间超过一年以后发生的新的内部冲突编为1,否则为0。<sup>②</sup>

### 2. 核心自变量

本文使用四个变量来衡量中国在当地 OFDI 情况:(1)中国在该国 OFDI 流量占当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以下称“投资流量”);(2)中国在该国 OFDI 存量占当年该国 GDP 的比重(以下称“投资存量”);(3)中国在该国 OFDI 新增项目数(以下称“新增项目数”);(4)中国在该国 OFDI 累计项目数(以下简称“累计项目数”)。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以上四个变量取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模型中。

中国在当地 OFDI 流量衡量的是每年的新增 OFDI 规模,中国在当地 OFDI 存量衡量的是累计 OFDI 规模。这两个变量都来自 2003—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们利用 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以及 fDi Markets“金融时报全球跨境绿地投资数据库”将项目层面的数据加总至国家—年份层面,进而获得“新增项目数”和“累计项目数”这两个核心自变量。

### 3. 控制变量

参考之前文献,我们还控制了以下可能会对爆发内部冲突造成影响的相关变量。

(1)收入水平变量,本文用东道国人均 GDP 的对数进行衡量(以下称“人均 GDP”)。诸多文献从实证上发现了当地人均 GDP 水平与内部冲突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sup>③</sup>

<sup>①</sup> 例如 Havard Hegre and Nicholas Sambanis,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mpirical Results on Civil War Onset,” pp.508–535; 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and Dominic Rohner,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pp.1–27; 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8 期,第 94—127 页。

<sup>②</sup> Andreea S. Mihalache-O’Keef, “Whose Greed, Whose Grievance, and Whose Opportunity?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on Internal Conflict,” pp.187–206; Pablo M. Pinto and Boliang Zhu, “Brewing Violenc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ivil Conflict,” Meeting Paper, University of Huston, 201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98123](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98123), 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sup>③</sup> 例如 Erich Weede, “Income Inequality, Average Income, and Domestic Violenc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5, No.4, 1981, pp.639–654; 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and Dominic Rohner,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pp.1–27。

一方面,较低的人均 GDP 往往意味着民众投入内部冲突的机会成本较低,反政府势力能相对容易地招募到大量追随者;另一方面,较低的人均 GDP 也说明该国经济落后,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有限,可能无法充分履行包括维持治安、维持军队等基本职能——这也为体制外的暴力行为提供了空间。<sup>①</sup> 人均 GDP 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本文将东道国人均 GDP 取对数纳入回归模型,并取滞后一期以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2)自然资源变量,本文用东道国燃料与矿石金属出口的对数进行衡量(以下称“自然资源”)。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带来经济福利,但也给叛乱组织带来更高的潜在收益;其能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但也增加了寻租空间,从而可能削弱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此外,自然资源在一国内的不均衡分布也可能带来资源富饶地区和资源贫乏地区之间的矛盾。可见自然资源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内部冲突造成影响,应当加以控制。<sup>②</sup> 本文将滞后一期的“自然资源”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3)地理变量,本文用东道国是否有飞地(以下称“飞地”)以及山地地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以下称“山地”)进行衡量。<sup>③</sup> 根据现有文献,如果一国有飞地或者多山,其反政府武装容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武装冲突中拥有更有利的地位。<sup>④</sup>

(4)军事实力变量,本文用军费支出占当年 GDP 的比重(以下称“军费开支”)进行衡量。部分学者认为军事实力会对内部冲突产生影响。<sup>⑤</sup> 一国如果有较高的军费支出,往往说明其具有较强的武装力量,从而有助于镇压潜在的反叛者。军费支出的数据来源于 WDI。本文将滞后一期的“军费开支”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尽量减少内生性的问题。

(5)人口变量,本文用东道国人口的对数(以下称“人口”)进行衡量。更多的人口意味着中央政府可能需要通过更多的层级来控制基层,这可能削弱其对基层的控制力度,也让反对派能够招募到更多的武装人员。<sup>⑥</sup> 人口数据来源于 WDI。本文将东道

①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p.75-90.

② Michael L. Ross, “What Do We Know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War,” pp.337-356; Michael L. Ross,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Resource C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8, No.1, 2015, pp.239-259.

③ 相关数据来源于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pp.563-595.

④ 例如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pp.563-595;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p.75-90.

⑤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p.75-90.

⑥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p.75-90.

国人口取对数纳入回归模型,并取滞后一期以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

(6)宗教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变量。有研究认为,一国的宗教和民族构成越复杂,其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越高。<sup>①</sup> 宗教多样性和种族多样性数据来源于“分裂指数”数据库。<sup>②</sup>

(7)其他国家在当地的 OFDI 情况。当核心自变量为流量数据时,该变量用其他国家在该国 OFDI 流量占当年该国 GDP 的比重(以下称“其他国家投资流量”)来衡量。当核心自变量为存量数据时,该变量用其他国家在该国 OFDI 存量占当年该国 GDP 的比重(以下称“其他国家投资存量”)来衡量。其他国家在该国 OFDI 流量(存量)是用该国吸引的总 FDI 流量(存量)减去中国在该国的 OFDI 流量(存量)计算而得。该国吸引的总 FDI 流量(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以上变量取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模型。

(8)中国对当地的援助情况。国际援助对内部冲突的影响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杨攻研等人基于 2000—2014 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库,发现中国援助显著降低了受援国内部冲突爆发的概率和规模。<sup>③</sup> 因此,本文也将中国对当地的援助滞后一期取对数后加入控制变量之中。援助数据来源于全球中国官方援助数据库(Global Chinese Official Finance Dataset)。

(9)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时间波动差异。表 1 是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内部冲突	1610	0.0314	0.174	0	1
核心解释变量	投资存量(百分比)	1372	0.0175	0.0508	2.31E-07	0.741
	投资流量(百分比)	1211	0.00345	0.0134	-0.116	0.173
	新增项目数	1495	1.338	3.31	0	57
	累计项目数	1459	7.32	17.42	0	237

① William Easterly and Ross Levine,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2, No.4, 1997, pp.1203-1250.

② Alberto Alesina, Arnaud Devleeschauwer and William Easterly,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8, No.2, 2003, pp.155-194.

③ 杨攻研、刘洪钟、范琳琳:《援以止战:国际援助与国内武装冲突——来自中国对外援助的证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第129—156页。

续表 1

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人均 GDP(对数)	1561	8.032	1.235	5.267	11.19
	自然资源(对数)	1596	13.97	2.838	1.759	19.8
	飞地	1498	0.112	0.316	0	1
	山地	1498	18.43	21.06	0	81
	军费开支(百分比)	1392	2.119	1.807	0	16.08
	人口(对数)	1604	16.17	1.715	11.32	21.02
	宗教多样性	1526	0.419	0.239	0	0.86
	种族多样性	1526	0.497	0.244	0	0.93
	其他国家投资流量(百分比)	1182	4.11	5.72	-37.19	56.8
	其他国家投资存量(百分比)	1330	41.2	55.4	0	789.9
	中国对当地的援助(对数)	1488	7.92	8.95	0	24.2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中所列信息源资料自制。

## (二) 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估计前述因素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由于是否爆发内部冲突是一个哑变量,因此估计方程可写成如下 Probit 概率模型的形式:

$$P(\text{Conflict}_{c,t} = 1) = \phi(\alpha \text{FDI}_{c,t-1} + \Gamma X_{c,t-1} + \Pi Z_c + \gamma_t + \varepsilon_{ct})$$

上式中, $c$ 表示不同东道国, $t$ 表示年份。核心解释变量  $\text{FDI}_{c,t-1}$  代表滞后一期的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情况,分别用“投资流量”“投资存量”“新增项目数”和“累计项目数”这四个变量进行衡量。 $X_{c,t-1}$  表示一系列滞后一期的随国家—年份而变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 GDP”“自然资源”“军费开支”“人口”“其他国家投资流量”“其他国家投资存量”和“中国援助”。 $Z_c$  表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宗教多样性”“种族多样性”“飞地”和“山地”。 $\gamma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ct}$  为误差项。

通过计算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中国在当地的 OFDI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5,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给出了上述 Probit 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表 2(1)—(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负。具体而言,平均意义上,中国在当地 OFDI 流量占比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1.899%,且通过了 10%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 OFDI

存量占比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0.87%,且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每新增一个 OFDI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1.2%,且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每累计增加一个 OFDI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0.2%,且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2 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影响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是否爆发内部冲突	核心自变量			
	(1) 投资存量	(2) 投资流量	(3) 新增项目数	(4) 累计项目数
核心自变量	-0.87 ** (0.385)	-1.899 * (1.084)	-0.012 *** (0.003)	-0.002 *** (0.001)
人均 GDP	-0.034 *** (0.008)	-0.031 *** (0.008)	-0.020 ** (0.008)	-0.021 *** (0.007)
自然资源	0.011 ** (0.005)	0.009 * (0.005)	0.007 * (0.004)	0.007 * (0.004)
宗教多样性	0.036 (0.028)	0.047 (0.033)	0.063 ** (0.032)	0.055 ** (0.028)
人口	-0.002 (0.007)	0.001 (0.007)	0.015 ** (0.007)	0.014 ** (0.006)
中国援助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 (0.001)	-0.001 (0.001)
飞地	0.007 (0.018)	0.009 (0.02)	0.025 (0.018)	0.024 (0.018)
山地	0 (0)	0 (0)	0 (0)	0 (0)
军费开支	0.003 (0.003)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004)
种族多样性	-0.017 (0.027)	-0.027 (0.033)	-0.031 (0.028)	-0.026 (0.025)
其他国家投资	0 (0)	0.001 (0.001)	0.001 (0.001)	0 (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65	945	945	1065
Pseudo R <sup>2</sup>	0.146	0.125	0.154	0.155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Stata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Probit 回归系数均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

再看控制变量,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东道国的“人均GDP”“自然资源”“宗教多样性”和“人口”。具体而言,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东道国人均GDP越低、自然资源出口越多、宗教多样性越复杂、人口越多,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越大。

#### 四 稳健性分析与机制研究

本部分就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因变量零值过多的问题进行稳健性分析,并与基于美国OFDI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对照,还研究了中国对东道国内部冲突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 (一) 内生性问题

本文探讨的是来自中国的FDI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但相反的因果关系即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也是广泛存在的,甚至比本文的研究主题获得了更多关注。有学者发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腐败程度、政府质量、法治程度会显著影响FDI的流入。<sup>①</sup>因此,如果忽视反向因果关系,单纯研究国际投资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那么实证估计的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为了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我们将衡量中国对东道国OFDI情况的四个核心解释变量都取了滞后一期再放入回归模型。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回归。

##### 1. 工具变量的选择

本文构造的工具变量  $IV_{c,t}$  计算如下:

$$IV_{c,t} = w_{03,c} \frac{\ln inreserve_t}{distcap_c}$$

$distcap_c$  为中国首都与东道国  $c$  首都的距离。根据引力模型,双边投资额与两国距离有负相关关系。<sup>②</sup>  $\ln inreserve_t$  为  $t$  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对数。作为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① 例如 Edmund J. Malesky, Dimitar D. Gueorguiev and Nathan M. Jensen, “Monopoly Mone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bery in Vietnam, a Survey Experiment,” pp.419-439; Matthias Busse and Carsten Hefeker,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3. No.2, 2007, pp.397-415.

② Pablo M. Pinto and Boliang Zhu, “Brewing Violenc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ivil Conflict,” Meeting Paper, University of Huston, 201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98123](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98123),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5日; Daehee Bak and Chungshik Mo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pp.1998-2037.

的国家,中国 OFDI 的情况与外汇储备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sup>①</sup>  $w_{03,c}$  为中国对东道国  $c$  的初始 OFDI 情况。对于“投资存量”和“投资流量”, $w_{03,c}$  为截至 2003 年中国在当地 OFDI 存量的对数。对于“新增项目数”和“累计项目数”, $w_{03,c}$  为 2001—2003 年中国在当地 OFDI 项目数。

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内生变量有很强的相关性;二是与可能影响因变量的遗漏变量无关。表 3 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本文所构造的工具变量 IV 都与各自对应的内生解释变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偏 F 值均大于 10,满足较强相关性条件。<sup>②</sup> 同时,不论是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还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都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经情况关系不大,因此可以看作满足与误差项无关的条件。

## 2. 工具变量回归模型

$$\text{第一阶段: } FDI_{c,t-1} = \beta IV_{c,t-1} + \Gamma' X_{c,t-1} + \Pi' Z_c + \gamma_t + v_{ct}$$

$$\text{第二阶段: } Conflict_{c,t}^* = \alpha FDI_{c,t-1} + \Gamma X_{c,t-1} + \Pi Z_c + \gamma_t + u_{ct}$$

$$Conflict_{c,t} = 1(Conflict_{c,t}^* > 0)$$

该模型是采用工具变量法的 Probit 模型(IVprobit)。其中, $Conflict_{c,t}^*$  表示是否发生内部冲突的潜变量, $(v_{ct}, u_{ct})$  服从零均值的二元正态分布。第二阶段的  $FDI_{c,t-1}$  用第一阶段估计出的 FDI 代入进行计算。

本文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MLE)对 IV 模型进行估计。其优点在于更有效率,可以直接获得  $\alpha$   $\beta$  等参数的估计值,而且在基本假设分布成立的条件下,它还提供了一致且有效的估计量和正确的标准误。<sup>③</sup>

##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表 3 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表 3(5)—(8)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负。具体而言,平均意义上,中国在当地 OFDI 流量占比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11.13%,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 OFDI 存量占比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2.32%,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

① Wang Bijun and Kailin Gao, “Forty Years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trospect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pp.1-24.

②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著,郎金焕、李井奎译:《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7 页。

③ 杰弗里·伍德里奇著,王忠玉译:《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95—500 页。

国在当地每新增一个 OFDI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6.8%,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每累计新增一个 OFDI 项目,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下降 1.2%,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R <sup>2</sup>	偏 F
第一阶段	(1)新增项目数	IV	80.1*** (20.080)	是	816	0.41	15.9
	(2)累计项目数	IV	422.8*** (134.400)	是	859	0.58	11
	(3)投资流量	IV	0.017*** (0.003)	是	816	0.51	25.5
	(4)投资存量	IV	0.090*** (0.020)	是	859	0.36	21.9
第二阶段	(5)内部冲突	投资存量	-2.32*** (0.880)	是	859	—	—
	(6)内部冲突	投资流量	-11.13** (5.400)	是	816	—	—
	(7)内部冲突	新增项目数	-0.068** (-0.025)	是	816	—	—
	(8)内部冲突	累计项目数	-0.012** (0.006)	是	859	—	—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Stata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偏 F 对应一阶段无约束与有约束回归的检验统计量;控制变量与表 2 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表 3 中(5)—(8)的回归结果与表 2 中(1)—(4)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方向没变,但系数大小有较大变化。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普通 Probit 回归中的遗漏变量在增加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可能提升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sup>①</sup> 因此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低估了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由于投资的系数为负,故实际效应的绝对值更大。其次,IV 估计的是局部平均效应,反映的是随着 IV 变化而改变国际投资的平均效应,一般要大于整体平均处理效应。<sup>②</sup>

不论如何,不管是基准回归模型还是工具变量回归模型,都证实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 (二) 因变量零值过多的担忧

从表 1 的基本变量描述性统计来看,因变量“内部冲突”的均值为 0.0314。由于该变量是“0”“1”虚拟变量,可见有大部分的数值为 0,毕竟发生内部冲突的国家仍

① 陈强:《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6 页。

②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约恩—斯特芬·皮施克:《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第 128 页。

然是少数。针对因变量零值过多的潜在担忧,我们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中“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指标来代替“内部冲突”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政治稳定性指标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针对东道国爆发政治动乱的可能性进行的打分,分数越高代表政治越稳定。

我们仍然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见表3,用政治稳定性作为因变量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的结果可以发现,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显著提高了当地的政治稳定性。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改变因变量

	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R <sup>2</sup>	偏F
第二阶段	(1)政治稳定性	投资存量	3.5*** (0.900)	是	859	—	—
	(2)政治稳定性	投资流量	16.62*** (5.500)	是	816	—	—
	(3)政治稳定性	新增项目数	0.11*** (0.028)	是	816	—	—
	(4)政治稳定性	累计项目数	0.022*** (0.005)	是	859	—	—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Stata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偏F对应一阶段无约束与有约束回归的检验统计量;控制变量与表2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 (三)对照:基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回归结果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OFDI来源国。作为与中国的对照,我们也尝试分析美国对当地的OFDI与当地内部冲突之间的关系。与中国的处理相一致,美国对当地OFDI用美国在该国OFDI存量占当年该国GDP的比重(以下称“美国的投资存量”)来衡量。美国在该国OFDI存量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从表5的回归结果(1)可以发现,整体而言,美国对当地的OFDI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只能说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因为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而由于回归(1)的结果本身不显著,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

分行业来看,从表5回归(2)和回归(3)的结果可以发现:美国对当地制造业的OFDI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美国对当地初级产业的OFDI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无论如何,由于表5回归(1)的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可以说明:整体而言,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对当地的政治稳定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

表5 基于美国数据的回归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R <sup>2</sup>
因变量: 内部冲突	(1)美国的投资存量	0.047(0.119)	是	735	0.104
	(2)美国的投资存量(初级产业)	2.204*** (0.509)	是	551	0.165
	(3)美国的投资存量(制造业)	-4.620* (2.594)	是	731	0.164
	(4)美国的投资存量(服务业)	-1.035(0.969)	是	422	0.134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Stata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与表2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 (四) 机制研究

为什么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有助于降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前文从现有文献着手,梳理了 FDI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可能影响机制。这些机制研究主要基于不同来源的数据分析或者是理论上的归纳和演绎。本部分利用 2004—2016 年中国对 115 个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数据进行检验。囿于篇幅,本部分只保留了对爆发内部冲突有显著影响的中间机制,即失业率渠道。

表6是失业率机制的检验结果。从回归(5)的结果可以看出,失业率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失业率降低确实会显著减少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有助于降低当地的失业率。从回归(1)—(4)的结果可以发现,不论采用哪个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负,中国对当地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失业率。具体而言,平均意义上,中国在当地 OFDI 存量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地失业率降低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 OFDI 流量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地失业率降低1.06,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每新增一个 OFDI 项目,当地失业率降低0.22,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在当地每累计新增一个 OFDI 项目,当地失业率降低0.048,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上所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有助于减少当地的失业率,从而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减少失业率渠道是中国投资降低当地爆发内部冲突概率的重要作用机制。

表 6 失业率机制的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 R <sup>2</sup>
因变量:失业率	(1)投资存量	-35.4**( -13.7)	是	616	0.15
	(2)投资流量	-106.3***(-46.6)	是	616	0.1
	(3)新增项目数	-0.22**(-0.11)	是	616	0.09
	(4)累计项目数	-0.048*(0.025)	是	709	0.13
因变量:内部冲突	(5)失业率	0.025**(0.012)	是	705	0.13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相关数据利用 Stata 计量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控制变量与表 2 相同,限于篇幅未汇报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 五 结论

随着国家内部冲突取代了国家间战争成为集体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对内部冲突国际维度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与内部冲突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 OFDI 国,但研究中国 OFDI 对东道国影响的文献仍然非常少。部分文献基于少数个案和现象的评述而得到的关于中国 OFDI 的负面评价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难以确认其具有普遍性。

本文基于 2004—2016 年中国对 115 个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数据,尝试性地研究了中国 OFDI 对东道国爆发内部冲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控制其他因素、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本文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显著降低了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对当地爆发内部冲突的抑制作用则不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中国 OFDI 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失业率的渠道实现。

以上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OF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体现出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中国 OFDI 对东道国内部稳定的积极贡献。当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更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形成更多的技术转移,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这些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截稿:2019 年 12 月 编辑:肖 河)